

孟浩然：浩然之气润田园

□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



一个人的旅行，漂泊了一程又一程，从韶华年茂，到眉宇沧桑……

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，宽阔自己的心境，忘掉各种不顺心，迎接各种新开心，在行走的路上，追逐新的世界，遇上最真实的自己。

孟浩然的《行至汝坟》一诗，分明表达了在畅游汝州的秀美山川风景的濡染下，那无比欢愉的心境。

唐代著名的旅游达人孟浩然，是一个骨灰级驴友、背包客，传闻其大半辈子都在旅游中度过。他是大唐第一个倾力专攻山水诗的诗人，他爱写“山水田园诗”“旅行诗”来记录自己游玩过程中所见所闻所感的点点滴滴，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。

他的前期，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，后期主要写山水诗。其诗今存二百余首，大部分是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，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、岍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。还有少数诗篇，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。

对于他来说，一个人的旅行，可以走过一季又一季，从春暖花开到夏蝉鸣叫，从秋风萧瑟到雪花纷飞……

一

孟浩然·《行至汝坟》

行乏憩予驾，依然见汝坟。洛川方罢雪，嵩峰有残云。曳曳半空里，明明五色分。聊题一时兴，因寄卢征君。

与现代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出行的“驴友”不同，他是一个真正骑驴旅行的“驴友”。

骑驴踏雪寻梅，是孟浩然最为经典的形象。明末清初文学家、史学家张岱在《夜航船》里为他画过像：“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”。

与陆游“此身合是诗人未？细雨骑驴入剑门”时心神暗淡和感伤的心境不同，孟浩然骑驴吟汝州，分明是兴高采烈、兴致勃勃、兴趣盎然、心花怒发的，诗中所用的“曳曳”“明明”两个叠词，让人充分感受到他当时的喜悦心情。

他来的时候，是一个冬天。诗中云“行乏憩予驾”，知自远而至；云“依然”，则于汝坟非初经，乃返乡途中又见也；既然“方罢雪”，可知这首诗与《南阳北阻雪》为先后之作。

走累了，就歇歇，对于一位真正的“驴友”来说，随遇而安就是最好的心境。

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，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，不事铺张。其篇幅规模类似近体，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，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、侃侃叙来，似说家常，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。

孟浩然（689年—740年），名浩，字浩然，号孟山人，襄阳襄阳（今湖北襄阳）人，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，世称“孟襄阳”。因他未曾入仕，又称之为“孟山人”。

孟浩然生当盛唐，早年有志愿于世，在仕途困顿、痛苦失望后，尚能自重，不媚俗世，修道归隐终身。曾隐居鹿门山。40岁时，游长安，应试不第。曾在太学赋诗，名动公卿，一座倾服，为之搁笔。开元二十五年（737），张九龄招致幕府，后隐居。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，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。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，而更多属于诗人放飞自我的洒脱不羁。

孟浩然的诗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，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“王孟”，有《孟浩然集》三卷传世。

这是一位资深“驴友”，二十来岁就离开家乡，到处游山玩水。离家时他跟家人说去寻找当官的门路，实际上，他是利用家里给的有限川资，去旅游了。他的旅游之路，跟我们现在的“驴友”，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到一个地方，看着风景好就住上一年。哪像现在，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，汽车一天开出一千多公里，到了景点一万多步的狂走，第二天继续赶路，周而复始。

孟老夫子却不同，他走一步看一路，看好风景的同时，结交各路挚友，尝尝当地好吃的，深入了解风土人情，跟当地人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

这是多么雅致的旅游意境啊。

二

“洛川方罢雪，嵩峰有残云”是孟诗的景，“曳曳半空里，

明明五色分”是孟诗的意，自然就是最好的归宿。

这首诗淡而有味，耐人咀嚼，让人感到了大自然的亲切，无论仕途理想离自己有多远，无论亲朋好友在不在身边，无论前途是否畅达，只要“聊题一时兴”，不就是上天对自己最好的恩赐么？

这首诗也表达了孟浩然欢快的心情。虽然没有考上进士，但毕竟在洛阳结交了一群朋友，并且常常欢饮达旦，也真是人间乐事。走到汝州时，孟浩然觉得舟车劳顿，便决定在汝州歇息两日。

孟浩然本是寄情山水之人，既然到了汝州，总要看看当地的土风人情，所以便打发书童去了解这里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看。不一会儿，书童回来报称，汝州有中原一带最好的温泉，当地人泡温泉已经成了习惯。孟浩然一听，非常感兴趣，立即和书童一起，前往汝州温泉一探究竟。

果然泡汤者众多。他宽衣解带，进入一个温泉池中，转头问身边一位老者，这温泉都有哪些好处。老者看着他，笑道，一看你就是途经此地的外地人。我们这里的温泉不仅对颈肩腰腿痛、风湿病、皮肤病有显著疗效，而且开国以来多位皇上都来过这里。老者来了兴致，和孟浩然说起武则天“流杯亭待宴”的故事。他猛然想起，原来早就听说过的武后效仿王羲之“曲水流觞”一事，说的就是这儿啊。

孟浩然心情大悦，想着人间愁烦本已许多，何必为了自己没考中进士而心感不快呢，不如在这温泉之中多泡上半日，让烦恼都随这氤氲之气飘飘远去吧。

生活本身就是一段奇妙的旅程，若岁月静好，就颐养身心；若时光阴暗，就多些历练。命运给予的，无论好坏多少，皆需坦然面对，因为，瑕疵偶现才算真实，遗憾从生才叫生活……

此后，孟浩然返回乡里，也不再求取功名，而是安安心心地做他的田园散人了。

三

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”唐朝是诗歌爆炸的时代，一个个诗人像是流星雨一样，坠落在唐朝的大地上。其中最耀眼的，肯定是李白和杜甫。“诗仙”李白气骨很傲，能让他看得上的，那绝对是万中挑一。李白对孟浩然推崇备至，让那个时代的许多诗人，都把孟浩然当成了精神偶像。

据说，小时候的孟浩然，是个乖孩子，是别人家的孩子，典型的“三好学生”。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据《新唐书·孟浩然传》：“少好节义，喜振人患难。”翻译成现代话就是，少年的孟浩然讲义气，乐于助人。

“吾善养浩然之气”。他老爹认定自个儿就是孟老夫子的后代，不同于一般人。所以，儿子必须得向孟老夫子看齐。公元689年，孟浩然出生在襄阳西南的“涧南园”。此时正值武则天篡唐改周之际，外面的世界一片喧嚣。老孟家是亚圣孟子之后，胸中自有气象。虽然“结庐在人境”，却自能做到“而无车马喧”。

孟家老屋背后，是一片桃园，落英缤纷，花香满径。孟浩然年少无事，就跑来这里读书。也是在这里，未及弱冠之年的孟浩然，信手写下了《春晓》。

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

一夜之间，家喻户晓。毛头小子孟浩然，就这样成了襄阳城的闪耀之星。

孟老爷子甫提有多高兴了，想着光耀门楣这下算是有指望了，便打发他早去参加科举考试。

公元706年，孟浩然参加襄阳县试。诗赋、试策、帖经三场下来，孟浩然一气呵成。在十八岁的年纪，就荣膺襄阳全县高考状元。

眼瞅着下一步就是襄州府试，一家老小都备好了题名宴，孟浩然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：拒绝参加府试。

理由很愤青：皇室混乱、朝廷腐败、纲纪不振。少年热血的孟浩然，任性一时爽，却把孟老爷子气吐了血。家庭会议开一开，三姑六婆劝一劝。可不管怎么样，都拉不回这头偏牛。

孟浩然与家族的关系，就此闹僵，孟老爷子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年少轻狂的孟浩然一气之下干脆离家出走，就跑到鹿门山过起了隐居生活。

只是，少年孟浩然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这个拒绝参加府试的决定，这次任性的离家出走，将成为他一辈子无缘仕途的先兆，将成为他与父亲终生未能和解的遗憾。

倒是那份随性洒脱的性格，在此时的少年孟浩然身上就已露出端倪。

四

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，大多运用五言格律的形式写作，在当时已极富盛名。

而在孟浩然的诗中，与汝州还有一段公案，从唐至今让人议论风发，阅言崇议。

在他的诗中，有壮阔山川景色的描绘，有山林隐逸者幽居情景的描写，有旅途情景的叙述，也有田园农家生活的反映。《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公》一诗为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，全诗首先描述其病愈后闻山寺午钟而外出闲游，沿途优美的景致，龙泉精舍的清幽，及对山寺生活的向往，后用东晋慧远大师虎溪典故，将日暮辞归的情景叙述得十分精妙。

亭午闻山钟，起行散愁疾。寻林采芝去，谷转松翠密。旁见精舍开，长廊饭僧毕。石梁流水雪，金子耀霜橘。竹房思旧游，过憩终永日。入洞窥石髓，傍崖采蜂蜜。日暮钟远公，虎溪相送出。

关于诗中所描述的为何地之龙泉寺，各地记载及说法不一，现有“庐山说”“襄阳说”“汝州说”“汝州东龙泉寺说”等等不一而足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是以“龙泉”而命名的寺庙全国何止百座，而孟浩然的生平资料又仅记其大略，因此为后人留下无尽谜团。

关于“汝州说”。清顺治《河南通志》，清康熙《河南通志》均未提及，见于清雍正《河南通志》卷五十寺观汝州部分，“龙泉寺，有四，一在州城东北二十五里，唐太定癸卯年创建。一在鲁山县东南六十里，元至正乙卯年创建。一在郑县城南二十里。一在宝丰县城西一十三里。”雍正《河南通志》八十卷本，为雍正八年，田文镜等修，孙灏等纂，内容比之顺治时的五十卷本，有所增加，然而趋向繁琐芜杂，此书于雍正八年初刻，到雍正十三年又加以修订重刻，遂为定本，后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

关于“汝州东龙泉寺说”。明正德《汝州志》、明万历《汝州志》均未收录，见于清道光廿年《直隶汝州全志》。笔者才疏学浅，阅书最少，有人认为“汝州东龙泉寺说”毫无依据，纵有沧海桑田之说，然而就现今龙泉寺的地理现状看来，与孟浩然所描述的诗意差之千里，故此说不足为取。另孟浩然诗作虽在其病逝不久，即有王士源收录整理成集，然唐本早已亡佚，至明代刊行的诸《孟浩然集》，就多存在“互有异者，有句异者，有前后倒置者，有通篇不同者”等问题。

尽管众说纷纭，但孟浩然与汝州渊源匪浅，倒是无可争议。

五

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

中国的古诗词中，流传得最广的，除了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王维的《相思》，还有就是孟浩然的《春晓》了。这三首五绝，语言浅白，看一遍就能读懂记诵，韵味悠长，值得反复品读，所以自然传诵极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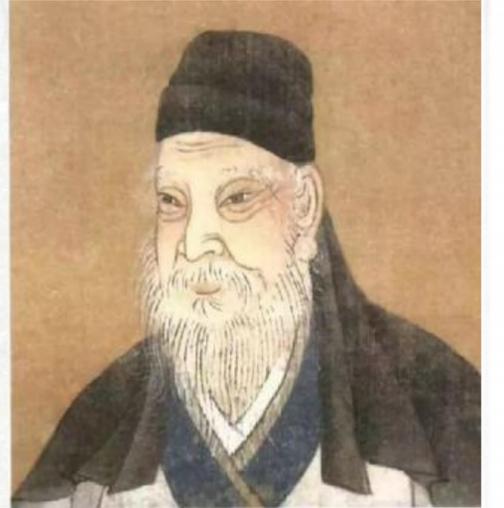
有说这首诗是写喜春惜春的，前两句喜春，后两句转而惜春，可是，这些都是解诗的套话，看到鸟啼、花落，便是春天；前两句情感积极，便是喜春；后两情感消极，便是惜春了。

这是解诗的文字，不是解诗的情感。孟浩然的诗歌语言，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，“语淡而味终不薄”（沈德潜《唐诗别裁集》）。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，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，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。例如他的名篇《过故人庄》：

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

通篇侃侃叙来，似说家常，和陶渊明的《饮酒》等诗风格相近，但陶写的是古体，这首诗却是近体诗。与那首妇孺能诵的五绝《春晓》一样，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，写出微妙的敏感之境。

另外，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局限，读来别有滋味。例如《舟中晓望》诗，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，但中两联不作对偶，似古似律。胡应麟《诗数》认为此类诗“自是六朝短古，加以声律，便觉神韵超然。”又如《夜归鹿门山歌》：



孟浩然

山寺钟鸣昼已昏，渔梁渡头争渡喧。人随沙岸向江村，余亦乘舟归鹿门。鹿门月照开烟树，忽到庞公栖隐处。岩扉松径长寂寥，唯有幽人自来去。

一个诗人的内心活动，是敏感而复杂的，读诗，只有代入诗人那一刻的内心活动，才能感受到诗人的迷人情感。

这些出入古近的风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，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。

想做做的事，走想走的路，那是青春；做不想做的事，走不想走的路，才叫生活。都说四十不惑，是成是败，都作最后一搏吧。

40岁前夕，孟浩然回到妻子所在的郢城家中。开元十六年（728年）冬，四十岁的孟浩然再次离开襄阳，前往京都，准备赴考。

此时，李隆基已带领文武百官从洛阳回到了长安。长安比洛阳还要繁华，在这里，孟浩然遇到了他最为欣赏的朋友——比他小11岁的王维。之后，王维带着孟浩然参加秘书省的一次诗会，很快就验证了孟浩然的才华。一句纯天然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诗句“微云淡汉汉，疏雨滴梧桐”立刻让他名满京师。

然而，现实很快给了他重重的一击：因为压力太大，结果科举落第了。他从三十岁开始准备科举，一直考到四十岁落第。不过，他没有抱怨，他已经努力过了，这就完全够了。至于结果，那并不是他追求的东西。

他南下吴越，继续游山玩水，山水佳作一篇篇出炉，传遍了大唐各处，那属于他独特味道的山水诗，是整个诗坛的绝品。

孟浩然的诗独成一格，肆意潇洒尽在字行之间，这和他洒脱的性格有关。他的生活没有像杜甫那样苛责用力，不是也过得相当不错。他经历人生的坎坷，也看淡了功名利禄，最终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。

六

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

李白充满敬仰地说：“老孟啊，你是我最爱的人。你就像一座高山，我只能在山脚下仰望你……”眼睛长在天灵盖上的李白，为啥如此喜爱大自己12岁的孟浩然？

因为，在李白认识的人中，孟浩然算是最看得顺眼的一位。他们身上都有一股仙气和豪爽之气。

李白走后，七绝圣手王昌龄来了。这时候孟浩然后背长了一个疮，医生说不能喝酒。

可是，好友相聚，怎么能不喝？就连死，他也很是洒脱。公元738年，51岁的孟浩然因为好友王昌龄路过家乡，于是设宴款待。宴席上，他不顾背生毒疮，医生千叮万嘱要忌口的禁忌，开怀畅饮大吃生鲜，导致毒疮复发，撒手人寰。

公元740年，孟浩然卒，时年52岁。

这种戏剧性的结局，更体现了他风轻云淡不被尘世所扰的个性。他的一生虽未入阁拜相，但却活出了自我，活得自由自在。

就这样，他活脱脱把自己活成了最野的一首田园诗。